虛受堂文集

虛受堂文集卷十六年譜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先太夫人年譜

先太夫人姓鮑氏湖南長沙府善化縣人　先外祖貤封朝議大夫太學生諱敦富字魯夫公女籍徽州從湖南　太夫人生嘉慶十三年戊辰六月十九日酉時

嘉慶十四年己巳二歲

十五年庚午三歲　是年　先府君載之公生

十六年辛未四歲

十七年壬申五歲

十八年癸酉六歲

十九年甲戌七歲

二十年乙亥八歲

二十一年丙子九歲

二十二年丁丑十歲自六歲後　先外祖爲延師課讀

已能誦詩書通大誼

二十三年戊寅十一歲

二十四年己卯十二歲

二十五年庚辰十三歲　是年　先外祖母熊恭人卒

太夫人無兄弟姊妹措置家務整肅有法侍奉　先

外祖曲得歡心　先外祖深愛之　先祖峻齋公夙與
先外祖爲莫逆交稔知　太夫人賢爲　府君求婿
因許聘焉
道光元年辛巳十四歲
二年壬午十五歲
三年癸未十六歲
四年甲申十七歲
五年乙酉十八歲
六年丙戌十九歲歸　府君　府君兄弟三人大伯父
虎臣公娶伯母郭太宜人二伯父直清公娶伯母唐太

宜人俱已來歸 太夫人述事 先曾祖名圖公 先
曾祖母陳太孺人 先祖峻齋公 先祖母曾太夫人
承歡盡敬內外嘉許時家事壹稟於 先祖母 先祖
母馭下嚴肅無少假借烹飪縫紉以身率先 太夫人
夙所未嫺至即斅爲靡不精潔聲色未形取辦皆給杯
皿度置必令得所 先祖母尤加愛焉

七年丁亥二十歲

八年戊子二十一歲 先曾祖名圖公卒 縣學生卒時年七十歲

九年己丑二十二歲伯兄先和生

十年庚寅二十三歲

十一年辛卯二十四歲大姊生八月殤
十二年壬辰二十五歲　先祖峻齋公卒縣學生以善書名卒年五十歲　自　先曾祖終年授徒裁足自給及卒　先祖不善治生施予無遴家益窘卒時辭田宅不足償逋大伯父性迂謹二伯父略不關家事各攜伯毋依婦翁居自是家事畢集於　府君四壁蕭然惟恃筆耕餬口艱瘁難罄述
十三年癸巳二十六歲二姊生　是年　先曾祖母陳太孺人卒
十四年甲午二十七歲以　府君奔迫鮮暇無力延師

太夫人自授伯兄讀

十五年乙未二十八歲

十六年丙申二十九歲三姊生三月殤　是年　先外祖卒大伯父虎臣公卒

十七年丁酉三十歲仲兄先惠生　時家屢空饔飧不繼或日一餐　太夫人竊餖飯無多食少許輒託故去留奉　先祖母飽食是冬自　先祖母　府君衣裘外典質俱空嚴寒時　太夫人猶著夏布中衣故次兄生而體弱甚四歲尚不能步　大伯父卒後　府君屢迎大伯母同居至是始歸　府君命以伯兄爲大伯父後

十八年戊戌三十一歲　大伯母病甚手足不良　太夫人扶持抑搔與俱上下時其食而進甘旨藥餌焉如是五年然後疾愈　太夫人上奉孀姑下鞠子女晨興執爨悲啼索乳者繞其側旣昏洒息呻吟愁歎者盈其前生事艱難惟是爲亟　太夫人無幾微怨懟之色且時以樂天知命寬慰　府君　府君嘗歎曰願汝他日先我沒我得爲一文祭汝以章汝德也後　太夫人每語兒婦輩云吾當時誠不意全活至今然以汝父專精於學雖餓死無怨男子貴固窮但閨閤內不知禮義或相推諉則心分擾不能自力此關於家道廢興甚大汝

曾誌之

十九年己亥三十二歲　府君館瀏陽黎氏家用稍給

二十年庚子三十三歲

二十一年辛丑三十四歲

二十二年壬寅三十五歲不孝先謙生

二十三年癸卯三十六歲不孝患痘瀕危　太夫人備極艱劬遇救得活

二十四年甲辰三十七歲　府君自課伯兄數年至是學成命授仲兄讀　二伯父婦家饒貲中落至是　府君並迎歸同居

二十五年乙巳三十八歲四妹生數日殤

二十六年丙午三十九歲　府君命伯兄授不孝讀

二十七年丁未四十歲

二十八年戊申四十一歲　先祖母曾太夫人卒

二十九年己酉四十二歲季弟先恭生

三十年庚戌四十三歲

咸豐元年辛亥四十四歲長嫂吳來歸

二年壬子四十五歲　是年二伯母唐太宜人卒二伯母同居數年以　太夫人相待之厚臨終時向家人稱述流涕不止　府君命以季弟爲二伯父後

三年癸丑四十六歲　是年二月二姊適候選知縣善化龔運昉五月聞粵賊復將上犯舉家移居城外二十五里之澇塘河伯兄遇雨得疾醫藥不叚數日遽沒府縣試皆前列竟不及待院試可慟也十月復移省城

府君命不孝從仲兄學

四年甲寅四十七歲仲兄以府試冠軍補縣學生

五年乙卯四十八歲二嫂楊來歸

六年丙辰四十九歲仲兄食廩餼

七年丁巳五十歲不孝補縣學生　仲兄文名藉甚是年撫軍決科第一七月得喉疾甫愈親友咸勸弗入闈

兄曰吾不以一第爲重輕顧天下大亂今歲鄉試幾不行更三年知復何似吾有老親勢不能投筆取功名家門已不振親意責望厚不從此中乞生活行將窮餓死吾命苟當絕雖家居庸能壽考乎 府君 太夫人阻之仲兄泣求入闈試畢七日竟不起榜發知同考官鼎薦額滿見遺 府君以是肝肺摧傷咯血增劇

八年戊午五十一歲 府君命不孝授季弟讀不孝婦張來歸

九年己未五十二歲不孝食廩餼 是年二伯父直清公卒

十年庚申五十三歲
十一年辛酉五十四歲　是年　府君春秋五十有二以二月十八日棄不孝等　府君自仲兄卒後無日不病前二歲氣喘甚不能動作飲食衣服皆需　太夫人調護應念必至聞聲即趨或倚鐙屏息竟夜不寢　府君疾革　太夫人不解衣交睫者四十餘晝夜　府君卒　太夫人暈絕數四不孝等環跪泣勸强起啜粥大事甫畢貲物罄盡不孝請於　太夫人槖筆從戎　太夫人許之六月赴湖北武昌爲內江水師嚮導營營官原任狼山鎮總兵官王君吉聘司書記以安慶克復十

一月移駐安慶

同治元年壬戌五十五歲不孝辭王君歸友人李君春藻邀往永州旋歸十月不孝婦張卒季弟慧甚爲文有精思已能料理家事

二年癸亥五十六歲不孝爲前督辦陝南軍務江西布政使李公桓延入幕至湖北李公以病免不孝亦歸南風逆舟不孝急思覲母步行抵家不敢告太夫人也後太夫人見不孝詩冊中有云百歲親心逐子飛縱令安穩亦欷歔郎今白髮倚門望未識青袍徒步歸河水深深梁正絕炎雲莽莽樹還稀孤行千里無人問

涕近柴扃帶笑揮　太夫人驚問曰汝乃徒步歸乎不
孝具述所以　太夫人泣曰汝不思保身以奉親迺爾
犯險乎今後愼勿爲此也提督梁剛節公洪勝募勇湘
中延入幕復偕往湖北
三年甲子五十七歲　是年四月官軍敗績於天門之
九眞廟不孝隨梁君師敗卒突圍出梁君所部三千五
百人得免者裁數百旋隨梁君移營蘄水七月歸里九
月中式舉人十月婦周來歸十一月北上
四年乙丑五十八歲不孝會試中式進士引　見改翰
林院庶吉士乞假南歸是年恭遇　覃恩誥贈　先府

君儒林郎封　母太安人
五年丙寅五十九歲季弟補縣學生弟婦張來歸　是
年十月不孝婦周卒不孝十一月往江西
六年丁卯六十歲不孝自江南旋里篤　太夫人稱祝
九月北上
七年戊辰六十一歲不孝散館引　見授編修七月由
陝西往四川是年三月季弟生女媚祖九月殤
八年己巳六十二歲不孝二月歸里六月偕季弟赴粤
行至樂昌　太夫人走書仍命弟歸不孝送弟還遂由
樊城赴京

九年庚午六十三歲　是年正月季弟生女肇祖不孝

充雲南鄉試副考官季弟報捐分省補用知府不孝十

一月乞假歸里

十年辛未六十四歲季弟病甚不孝續假三月以侍其

瘳三月季弟卒五月弟婦張又卒不孝以侍　母無人

請於　太夫人舉家北上方　先外祖在時繼姪為子

及　先外祖卒舅父外出音耗斷絕舅母獨居無以自

存　太夫人命不孝迎之同居姊丈家貧姊生一子二

女依倚母家其幼女甫八月大嫂撫爲己女不孝請

太夫人偕舅母二姊及子女俱入都　太夫人曰吾雖

憐汝姊甚然兒家累太重宜三思不孝啟曰兒兄弟姊妹八人今僅存兒及姊如不同行他日數千里外吾母念姊困苦欲一見不得兒何以自安兒惟循理而行必獲天佑　太夫人曰若是聽汝爲之六月婦李來歸七月　太夫人潛行哭墓於　先府君墓前默佑合家清吉嘔血十數口不孝旁伏涕泣不能仰視時由長江達濟甯行囊已空不孝復往山東省稱貸以濟値水涸請太夫人乘輿往德州　太夫人行數十里以不慣長途輿轎頭暈嘔吐不孝屬輿夫平步緩行次日　太夫人始稍安帖凡五日至德州不孝心膽俱碎李弟在時

舊業　太夫人意旨有志向學述作斐然又能經理諸
務不孝不復問家事自季弟奄逝　太夫人如失左右
手不孝亦心如死灰無復曩時豪邁之氣事勢所值迫
爲迎養舟車轉徙困頓流離飲食衣服不時不適幸獲
平安抵德實　太夫人厚福有以庇之時河凍不能行
不孝先到京復　命除夕仍回德州侍　太夫人
十一年壬申六十五歲　二月不孝奉　太夫人抵京
寓東北園五月不孝生女娛祖
十二年癸酉六十六歲　閏六月大嫂所撫姪女蘭儀
殤年十三歲姊子已十八歲至京後忽病狂數年死

是年恭遇 覃恩晉贈 先府君奉政大夫封 母太

宜人

十三年甲戌六十七歲 正月不孝女娛祖殤二月移

居虎坊橋東姪女肇祖殤三月不孝充會試同考官十

月生女順祖

光緒元年乙亥六十八歲 正月不孝生子榮祖二月

大伯母郭太宜人卒四月、大考不孝列二等第五名

擢補右中允五月大嫂吳宜人卒六月不孝充江西

鄉試正考官十一月生女慧祖 是年恭遇 覃恩晉

贈 先府君朝議大夫封 母太恭人

二年丙子六十九歲　五月不孝子桀祖殤六月不孝
充浙江鄉試副考官十一月生女昭祖
三年丁丑七十歲　正月不孝轉補左中允十二月女
順祖殤
四年戊寅七十一歲　四月不孝生子壽祖女昭祖殤
十二月不孝升補洗馬
五年己卯七十二歲　五月不孝升補侍講六月子壽
祖殤七月轉補侍讀十月女慧祖殤十二月升補右庶
子
六年庚辰七十三歲　三月不孝充會試同考官轉補

左庶子四　升補祭酒

七年辛巳七十四歲　太夫人每見不孝典試擢官中心頗慰而以孫男女相繼殤悒悒不樂一日謂戚楊君外間有圖畫小兒者可將來楊購得近人所繪昭君抱子圖以進　太夫人指謂不孝曰我欲抱取此兒共食不孝聞之心痛甚百端解慰　太夫人曰我豈不知命數遲速有定但我爲王家婦五十餘年自問生平無過差今娶婦望孫逾三十年迺尙如此兒謂我心當如何因持不孝而泣不孝亦泣不可止已而謂不孝曰兒盍爲一詩紀之不孝乃爲書事一首云朔漠冢何在荆

門村倚疑丹青昔已誤圖畫今何爲空留春風面永繫浮世思遂令出塞曲人人怨別離北堂春晝閒　母顏殊不怡取張雪色壁對之忽移時旁觀竊怪詫惜此冰玉肌寧知萱草心未愛柳葉眉回頭顧小子許大雪白兒恨不將入懷哺之以芳飴余心不遑安欲語久凄其如聞琵琶聲切切摧肝脾長跪告　阿母三年以爲期匄匄羣學語索抱環羣衣蟠桃百歲觴玉立森房帷毋言吾戲耳不用長嗟咨我如桃源人漢事非所知但祝隱願遂扶杖觀兒嬉要須將我意寫入蘭陔詩斯圖得依託永作家珍貽再拜壽卮酒援筆獻此詞尋乞同

人題詞數首不孝向　太夫人誦之　太夫人曰三年
爲期則可必乎惟虔祝　祖　父默佑庶家門興盛也
欷歔久之　先是不孝在四川友人以建昌花板相贈
辛未北上留友人家　太夫人七十後屢促不孝運致
都中且曰人生百年會有盡期得良材而不獲用兒他
日悔其可追耶後不孝函託友人迄無應者閏七月從
弟先泰挈眷北上乃攜以來　太夫人甚喜　是年恭
遇　覃恩晉贈　先府君通奉大夫封　母太夫人
八年壬午七十五歲　自庚辰後　太夫人時有微疾
服藥即瘳不孝承望顏色喜懼交乘不忍暫離左右

太夫人無不孝在旁亦如有所失每晨不孝起趨問安太夫人梳洗不孝手一冊侍坐食則侍食食已太夫人靜坐片時不孝仍手一冊侍焉不孝他往則寡嫂楊宜人迭侍晡食如之食已亦如之日加亥太夫人先寢不孝旁坐子末不孝退楊宜人就太夫人旁坐丑末太夫人復起少坐就寢則一嫗旁坐待明不孝入嫗乃退每食必命不孝分嘗少許巡視屋前後必命不孝奉手扶行嘗語不孝我七十許人他無所慮獨憐兒孤立無助此心耿耿耳視不孝不啻二三歲兒不孝自視亦如時時在襁褓中也正月太夫人患風溫鉡

月末痊後投涼散之劑始漸愈至二月初全瘳精神殊佳行步甚適不孝奉　派往　東陵行禮三月初七日叩辭　太夫人諭以途間保重勿食生冷不孝稟命遂行詎料初八日申刻猝中風痰服藥罔效不孝初十日聞信遄歸十一日抵家　太夫人欲有所諭不能出聲不孝附耳言求吾　母心勿焦急調治當愈　太夫人連頷之至次日牙齒緊閉痰氣壅塞不孝百計乞方禱天請代竟於十六日寅初長逝嗚呼痛哉　太夫人一生無疾言遽色遇事條理秩如老耄而聰明不減或至家事疑難發言洞要婉轉開諭靡不衷於情義之平見

人慶善若己有之人或顚危如在己身大公不私踐分循理接戚鄰和而敬周旋終日無厭倦傾倚雖抵衰疾彌加敦篤于婦勸以少息非所安也有友人攜子寓家中偶犯寒曉出或晚不脫衣臥一日　太夫人聞之命不孝等勸諭至再曰渠大可憐念若有母奚至無人調護如此耶今居我家卽與我誼同骨肉苟心力所至必善扶持之是夜懸念至不成寐嗣後不孝等遂不敢再令　太夫人知御臧獲恩意周至食則分減寒則呼衣或以爲過勞答曰吾心腸自來如此不能改也遇困乏者振貸無少恡每戒不孝云人當無時作有時看有時

朁無時想至自奉則務崇節儉逮老無玩好之需金玉之飾或强奉之旋卽屛置家人勸以戲具爲樂　太夫人曰吾但願家庭整肅內外輯和男勤女奮卽是至樂他非所願也細務必親終日勤勤恆言吾非好勞性實習此且婦人不能作苦福可長享耶顧語兒婦輩曰汝祖母之敎迺如是吾家相傳家規當世世謹守之故彌留之前夕　不孝泣稟　太夫人前云脫有不諱兒必恪守家規一如　母生存時謹身安分以繼　先府君未竟之志不使吾　母含恨九原嗚呼不孝知識庸闇不克早覩理道之歸勉自樹立俾　太夫人令德彰聞於

時瑕垢淵藪罪僭山積祇託　餘蔭竊祿於　朝迎養十載不能修身以型家啟後以娛　母恩覆無已而承歡闕如一別庭幃永違語笑此所爲五內摧崩仰天泣血無時無地可以自容者也苫塊餘生恐卒塡溝壑無以章　太夫人盛美謹倣陽湖陸祁孫先生述其母林太孺人年譜例備著　太夫人懿德艱遇附綴瑣事成年譜一卷惟　蓄道能文之君子俛加哀憐賜之銘誄以光無窮不孝死且不朽

棘人王先謙泣血謹述

王母鮑太夫人墓碑 以下卌

郭嵩燾

國子監祭酒王君以光緒十年某月葬其母太夫人長沙某鄉之原而敘次其家世爲年譜涕泣來言曰先謙年二十而先公卒兄弟骨肉之戚相環也蓋母子二人相守以終二十有一年太夫人年踰七十壽固有窮也而其德引之而愈長不知其所窮也其自少逮老憂勞鬱傷與其身相刃相靡其哀又益無窮然則吾何以表太夫人之勤以寄其無窮之痛昭示永久將求先生之文揭之墓由今以訖無窮有所考覽太夫人姓鮑氏祖某自安徽徽州徙居湖南占籍爲善化人父敦富爲太

夫人擇所歸以適故贈通奉大夫王公及事其兩世舅姑能得其歡既終祖父之喪家益落兩兄姒依食其母家母家又貧通奉公悉迎以歸曰寒饑均之可也已而伯姒病廢太夫人時其溫飽躬調護之扶持抑搔五年無閒貧又益甚姑且老通奉公游食於外太夫人日市米一甌贍其姑每侍食輒假他故去問之曰食矣日常忍飢不一言洎通奉公之喪太夫人年五十有四矣家亦稍稍饒太夫人生子四長卒數年其次又卒通奉公哀其子甚亦卒其季尤才也又卒祭酒三娶妻有男子子二女子子四皆殤自祭酒通籍京師官顯矣家裕矣

太夫人顧日在哀泣之中與祭酒相慰存母子更依爲命而視其家衎衎然以肅聆其言秩秩然以和終不易其常光緒八年三月十有六月以疾卒於京師年七十有四太夫人讀書識大體更歷險夷豐悴宏忍自勵尤篤於仁聞人疾苦必計所以援拯得當乃巳親故待養者或有他缺乏爲之欷歔不歡下至臧獲皆然祭酒故人子寓其家偶失衣服褻燠之節太夫人見之歎曰是無母撫視以有然也日使人伺之或夜不能寐其心篤於仁而施之誠皆此類也太夫人四子曰先和曰先惠縣學生曰先謙乙丑科進士由翰林歷官國子監祭酒

曰先恭縣學生分省補用知府四女存者一嫁候選知

縣龔運昉先謙官祭酒以其官封贈其父通奉大夫母

太夫人自京師奉太夫人之喪歸葬長沙其地卜之吉

也其日當大祥之前一月庶幾以遂其孝思銘曰

始勤家曰賢婦繼昌爾宗曰賢母生世艱劬得天厚百

憂積心誰執咎仁德以隆美成久戚忻在人若身受以

衍其基宜有後湖湘闢闔元黃剖堂堂文宗肇祭酒夫

人之子維我友負土成墳被岡阜更千億年詔不朽

王母鮑太夫人墓志銘

李慈銘

慈銘自同治壬申與今國子祭酒王君先謙相識甚疏也甲戌會試卷在祭酒房力薦之俉得而以文字違格卒被擯心感祭酒然蹤迹益以遏庚辰成進士祭酒爲鄰房同考官揭榜時見慈銘名以其老也感唏之甚旣慈銘呈牒翰林院乞守故官祭酒力沮不能得歎惜累日慈銘始益感祭酒交日密於是始知祭酒之有賢母而祭酒門祚之單隻太夫人身世之劬勞始一一聞之祭酒事親孝太夫人年高多病自昔歲後疾亟作祭酒朝夕左右若孺子每爲慈銘言之慘戚不自勝慈銘亦

心憂之相見必亟問起居今年三月七日祭酒有事
東陵越日而太夫人病作遂以不起嗚呼鮮民之痛天
下無如蓼銘之酷者交游中有親在者羨之極而感泣
惟恐其樂之不長懼其老而憂其病不啻其在身也肅
肅鴇羽哀鳴相聞其相感之悲有不能喻之它人者旣
祭酒以所次太夫人年譜屬爲志墓之文其曷敢辭按
譜太夫人姓鮑氏先由徽州遷湖南長沙府善化縣父
太學生諱敦富母氏熊幼失恃終鮮兄弟事父孝年十
九歸贈通議大夫長沙王公載之逮事王舅姑及舅姑
皆得其歡心贈公祖父皆諸生家貧世以教讀自給太

夫人仰事俯育盡其力養生送死盡其誠和娣姒䘏姻黨嘗竟日一餐而甘旨無缺或飯時託故不食嚴寒身著夏布中衣而操作益勤時堂上溫凊而裘絺之其兄公卒迎長姒同居病視之惟謹五年無倦色門以內熙熙如也生丈夫子四皆躬自授書泉長君次君各授室能文次君以高材生食餼而先後夭殤俱無子贈公以痛子亦卒時祭酒已補諸生其季尚少粵寇方熾蹂躪徧湖南北祭酒從軍鄂皖之交太夫人忍死以全厥家其勞瘁而心傷葢有不忍言者既祭酒連擢科第入翰林奉使雲南假歸省覲季君亦以諸生得官未及上夫

婦遽逝亦無子於是祭酒迎太夫人及孀姊寡嫂俱至京師凡十年色養甚備而祭酒連殤子女先是贈公有兩兄皆無後太夫人念家世之衰殄子姓之不育常戚戚不怡欲求一日含飴弄孫以慰莫年而不可得此祭酒述之輒號慟也慈銘竊惟太夫人之所處誠備生人之極艱其所行雖亦閨門之庸德然以富貴婦人處之有不可以終日者卽其後親見克家淸華膴養而殤折之慘無歲無之嘗讀昌黎苗夫人之志所謂歲時孩嬰號笑滿前者幾以爲奇福不可倖也然以視不肖如慈銘者母氏勞苦而無一日之養兄弟隕替嗣育剿絕而

不得以區區之科名逮親之存則祭酒之所以事太夫人者豈不猶在天衢哉是亦可以無憾已太夫人生於嘉慶戊辰六月十九日卒於光緒壬午三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五距贈公之歿二十有二年子四長先和次先惠廩膳生三即祭酒同治乙丑翰林至今官四先恭縣學生分省補用知府女四次適候選知縣善化龔運昉其三皆殤以祭酒貴封由太安人晉宜人恭人至太夫人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銘曰

先儒蕺山劉子有言平生未嘗言及二親者傷心之甚不忍言也毋也天只孰酬恩也維太夫人生備百屯而

終享鼎鼐也象賢有子爲名臣也胡天靳之未耄期而撫孫也維艱維劬以成厥家終大其門也高明令終歸儷於原也因祭酒之錫類以慟吾親欲坿皋魚之淚於瀧岡之阡也

王母鮑太夫人墓表

周壽昌

太夫人鮑氏善化儒家子少明詩禮事其親以孝稱適於王王故長沙舊族世業儒太夫人之孝於翁姑與孝於其親無以異也贈君積學而貧太夫人不以貧累其夫之學逮夫亡而子能學太夫人不以貧累其子之學無異於其相夫時也性嚴整小疾不肯延醫以其子先謙從學於予又爲予親姪女婿予習醫且老故中外常得見一日忽問曰吾兒爲公弟子其典試雲南或謂能得士無遺議信乎予告以信然則喜乙亥先謙典江西試歸復問曰聞江西地大於滇人文較盛我子何能得

士勝昔而且多寒畯乎予告之則要予舉數士以爲信迨丙子典浙江試歸問復然而從無一語及賄贈之隆殺贄幣之豐儉其識理道明大義類如此自微時至貴盛無金玉之飾鄰婦有小兒病向太夫人借金指環煎藥迄無以應徧索之家人子婦中亦卒無此物也初苦貧賫給從嗇迨其子稍貴而太夫人無改其貧及後可無極於貧矣而太夫人之食貧如故其子雖強奉之而終不肯改以至於沒世宜其子每思之輒痛而不能已也予曰太夫人之志定蓋終身焉耳矣而痛有終極耶其封贈世次生卒詳墓誌予特舉所未備者碣諸墓以

爲戚鄖式拜以慰其子焉

永慕廬銘　郭嵩燾

益吾祭酒爲永慕廬屬嵩燾書之因繫以銘其辭曰人皆有母獨吾母之爲哀蓋躬習其教相守爲命至老而猶孩況若君骨肉凋喪惟母之爲依哀豈有窮哉君之兄弟爲龍爲虎倏忽變化盡爲煙埃其文章著述有傳於世討論而表章之足以垂示方來是其告慰君母者將使其家之人與天地齊壽歷千祀而窮九垓君以一身枝柱其間亦豈非天之厚積其勢障頽瀾而使回然則君之有後決矣斯其旁薄鬱積之久而山岳爲開追思母德日月崔巍人壽終盡於百年年有盡而思無涯

人同此思而傳者獨以其才我銘其廬以告來懷時光

緒九年癸未長夏

王母鮑太夫人家傳

李楨

太夫人善化鮑氏　貤封朝議大夫太學生諱敦富之女幼通詩書大誼年十三喪母亡舅弟姊妹遂能庀敕家事後六歲歸葴之贈公益從姑曾太夫人儆所爲職內之法家匱日或一食不自饜以奉姑嚴冬猶著夏布中衣咸豐乙卯楨與其叔子先謙其學其家見其門以內肅睦終歲不聞讙笑大語太夫人躬擧事鉅細以率子婦性尤慈惠當夏月之夕館師歸去贈公輒命先謙楨各研說毛詩二三篇贈公擕酒獨飲聽之閒爲辨析疑義及就寢太夫人已先命婢子爲布席驅蟁下帷帳

凡數十夕如此後數年先謙橐筆旅戎幕楨亦奔走遠
客追惟曩昔切劘之樂杳不可得而贈公既前逝太夫
人亦已老矣自先謙通籍迎養太夫人京師更十一年
以疾卒年七十有五先謙篤孝哀慟尤至既御匶歸葬
撰年譜乞楨爲傳以傳之太夫人有子四人長先和後
世父某次先惠縣學廩生並蚤卒次先謙同治乙丑進
士歷官國子監祭酒次先恭縣學附生分省補用知府
亦早卒太夫人既喪三子又喪婦四殤男女孫九而齒
加耄望孫意益切未及遂而殁

論曰二南美王化稱女婦多矣顧罕有殊節豈其遇獨

亨與葢古之道中庸而已其所詠歌刑示萬世要使人人皆能循分自盡而不貴苟難而果有能貞婦順悔其德者雖嬰變故必能底節何則其道揆一也觀太夫人事行皆庸近無絕殊者然持其道以承先迪後以方古婦德奚歉哉昔太姒嗣徽齊媚嘗有百男若太夫人所注望意必不終負吾於天道信之矣

王母鮑太夫人像贊並序　　楊恩壽

壬午之夏益吾祭酒以太夫人憂歸假館莫將軍園亭一日登涵景樓則太夫人遺像在焉神采如生不覺涕泣再拜於是與太夫人別凡八年矣憶自咸豐甲寅與敬吾同舉秀才年齒相若文章意氣睥睨一世款懇綦至太夫人喜敬吾之得友也則請以年家子見見則溫溫慈愛略如子姓荊釵裙布無華服也歲丁巳敬吾不祿益吾推兄愛以執友事恩壽款懇殆逾敬吾已而聯捷成進士入翰林以其從姑媒而歸恩壽太夫人亦喜其家之得壻也則更以嫺婭見情誼彌篤而服飾儉素

無異敬吾爲諸生時也益吾迎養京師同治甲戌恩壽以選人注吏部籍客京師凡三閱月有奇幾於無日不見時益吾以　大考擢春坊屢司文柄又以能文章負海內望家道隆隆日上而太夫人所以自處無異益吾始得官時也恩壽灑然異之歸而舉以告吾婦且詢其軼事之足法者吾婦雖於太夫人爲姑娰行而與其季子體吾齊年更事遲於太夫人持躬訓子諸大節憯然也第記在室時一日雪寒甚頗豔鄰女之衣狐也外姑輒訶之曰若不知老三嫂氏冬日著絺袴執炊乳子寒中肌膚老而不瘉迄無怨言今且膺　封誥乎葢太夫

人次居三益吾亦三稱老者別於益吾婦也僅知此一事不能舉其它嗚呼夫子不云乎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恩壽稱其易而置其難烏足知太夫人哉謹纂以贊並記曩所聞見者於幀

贊曰鮑姑既仙門風誰紹篤生女宗四德克劭歸我贈公以敬以孝爲古樊英亦今德曜御冬辮葛添薪仰槐蘆簾偕隱荻火餘灰森森玉樹照耀庭階伯仲既逝季氏旋罹佼佼叔子芥拾青紫介壽弦歌娛親經史歸然養堂光被桑梓七五高年笑脫塵滓遺像當筵言笑生前賤子瞻禮泣涕漣漣溯從拜母二十九年盛衰離合

悽對罏煙

王母鮑太夫人誄　　王闓運

長沙王祭酒先謙既卜葬母夫人自撰懿言述爲年譜彙德明哀感人天性闓運孤子也少依慈訓壯失瞻依譬猶桓山之鳥聞聲而獨悲雍門之弦未彈而先淚況其含淒悱惻追怨重深吹樹甚於臯風積憂多於秦獄生平承歡之事當年飲泣之由繆熙伯之造哀陸士衡之已歎伊鬱無吐情遺有窮者乎昔章夫人之靈表但述摧傷劉子政之贊詞先陳明智原本孝思乃爲誄曰

昔有桓鮑實爲女宗令德不顯克紹柔嘉作嬪于王三母齋腼雖有長姒委政爰從相協厥家內外時雍予遭

役遺以我御窮夙興承筐纍有其容嬰呪號咣顧復喁
喁何有何無二紀祁僮汔可小康國有大兵元二之災
萬室靡甯攜持顛沛勖訓家釁胡天不傭有曜弗榮既
殲艮子乃遘粱傾傷哉貧也斂正無贏叔塈其緩負米
安慶猶不遑安六涉洞庭母則尸饔奄已耆齡耆齡如
何荼亦有甘取經於梱遂騁趁趞排金佩玉直閤司監
文撫虛奏士有指南亭亭特達烈烈黏黏鄰媪啓兒里
母搜亩覩養扶輿既溯且談庶幾佑仁暮歲和耽朱輪
導仗白髮垂簪人之見之貴壽無極唯子知母中心慘
惻七天九殤空勞母力既見其生悖而轉畫明明夜燭

泠泠朝闐曰爨食貧竈觚之側啼飢泣寒環堵是塞昔笑且嗔今悲更憶柰何冥冥亦從老息於乎哀哉先民有言冥昧慶善達士不爾等之暮旦一蔽一通得半失半貞操不移九變復貫憂叢於身神周於算人所欣嗟我無愉悅居康不怡知貧非患超矣賢母寄之遐觀蘯福我後逍遙仙館

王母鮑太夫人誄

袁昶

於惟賢明其勤其艱嫥嫥小心高其閈門在約匪詘實澡蘋蘩處貴匪遂三鄉被仁居不識屏言若畏鄰含惠内章於何稱云國人願嘫昌其嗣人推知母儀輝光日新鮑氏之先賢桓少君肖子茂裔名門作嬪翎翎祼饋肅肅明禋行合法式瀞濯組紃食蓼而甘爰康其屯艮玉之瑮勁箭之筠其屯伊何俶歸素族逮事王姑重闈祈福雁行娣姒勞嗛也獨冬暄瘃皸年豐杞菊鬻蒿饁畦然松佐讀宵警夙興仰事俛畜勞事一埤盅然若谷榛粹再髲竭思髦髦卒相夫子呴濡涸陸陽九之會兵

疫游羅忠信涉險免于禍羅夫子不伐百行具宜年不副悳祿不逮家中遘愍閔不卒其敏隆冬卉𤸫雪霜交加猗猗蒼松不傾不頗悳門再造禬祓逅和潛潁青陽靈根啟華既極乃通受祉孔多負荷有子佩玉鳴珂譬彼圮室賢母柄之譬彼弱弦賢母張之枯岸潤珠崩厓産芝始太君教奮堪豹貍伯既通敏仲亦崛奇季則鴻軒銀魚朱衣國楨繼天士論嗟咨叔也潭潭爲國子師掌故淵海衆流倚依薦能擢良輶車四馳陳謨沃心抑何夔夔學成行尊加飧一怡辭湘即燕安輿衎熙白華絳趺辟雍之湄椒馨蘭潔神明沖夷　璇宮著籍蘭館

陪祠爲婦爲母允矣壼儀將躋大耋　天錫羨祺何圖扶筐掩曜藏儀湖嵌鐫行瀟碧含悲嗚呼哀哉遺令戒斂一何冲挚民勞之箴千載覩肴全歸斯甯返璞而靜鄰媪輟舂侮甬含哽六館之士攀慕滋𣱵生鍚涕洟薦羞謁請空國會葬咸欽懿行嗚呼哀哉行輔世教慮爲禮宗勤苦食報有昭孳蒙蘄然慈仁史載管彤卿不慚長丁甯敕躬歸善必果資孝惟忠靈其何憾神明上通知後昌大式樹幽衷嗚呼哀哉

王母鮑太夫人誄　　朱一新

歲在敦牂月維畢病長沙王益吾先生陪祀　東陵行二日而太夫人疾作聞耗遄歸未旬遽卒嗚呼哀哉樹蕙委華匪莪輟讀王事靡盬鬼伯何促嗚呼哀哉太夫人家承顏訓幼嫺班誡誦詩而取德象帛拜而代香纓年十九歸贈公遜事重闈能諳食性潔鐲概散煩擱絺給和蛩吟而絡緯先雞鳴而總笄髦髦焉愉愉焉玉緻照於中閨蘭熏肩於嫺御矣贈公既傾乾蔭重罹困阨紇干之雀懼凍殺而分飛城上之烏獨畢逋而告瘁太夫人數米而爨量腹而食勸戚姑以加飯伴稚子以恆

飢團團初日照見乎稍盤棱棱朔風威侵乎葛帔𪓟手之勞畢萃牛衣之泣靡聞食貧而旨媚學相勖益偃如也昊穹靡恍漂搖其室屢瀕祇予之痛遂遘未亡之舊臺橋手調慟絕徐家之新婦樝梨踵武僅賴季氏之嬌兒益太夫人舉丈夫子四今獨先生存耳嗟呼囘黃轉綠枯菀之遇奚常彈徵叩宮甘苦之懷自喻去齒而子角前洗而後揚淸陽之運不綦然與逮先生入承明敎胄子歛笙詩而薦膳被宮錦而戲綵太夫人佩其象揥言分九樹之華撤其環瑱以贍六媚之急敬姜猶績每學先姑少君雖貴詎忘前事何悟鼎養方遂恆幹不居

寒泉咽流悲谷淪曜歐虞殯而電逝鄰楚挽而風淒嗚呼哀哉三釜之蘇反哺曾幾何時一溢之米銜恤迺無終極遂使悲隱之之慟鄰母感而輟餐聆皋魚之言弟子辭而歸養嗚呼哀哉一新淼兖公之門下稔魏國之賢聲敢述累德之篇不辭誄長之僭昭我彤管表之素旐其詞曰

猗嗟賢母女有士行淑質瓌粹沖懷淵映胡德之豐而壽之吝百年有窮令聞靡竟竹笥遺藏榷髻儷梁姑恩讀曲女憲補亡餠罄罍恥母兮傍徨約其口體以奉尊章孝平維孝厥聲英英夫子人豪棲貧服道祕文怪牒

冥搜幽討佐讀以繅誰謂荼蓼豈伊匪艱榮名爲寶學之勤晳家之息耗毋以瑣瑣而紛厥好顧謂而曹書諸庭誥森森珠樹蹶沒勸學僉曰荀龍倏悲賈鵩拔心卷葹斑涕慈竹偉節最怒阿龍故超豐玉荒穀爰登於朝毋也逌然秉心無競鞠衣匪榮藜羹是軫能勤有繼懷哉先訓如何厚夜曾不浹旬悴葉號旦淒花斷春無言怛化遽此歸眞侮甬擗摽遺愛在人嗚呼哀哉疇昔之年孫枝屢謝畫圖省識睠焉心寫庶幾祺祝毋虛弓冶素檯依然含飴地下嗚呼哀哉莪莪大牖慘慘靈輀昔也板輿今也繐帷宵夢惝怳搤臂歔欷怛焉驚寤衂然

增悲湘波嶽雲靈兮儻來嗚呼哀哉

王母鮑太夫人誄

繆祐孫

維光緒八年三月某日王母鮑太夫人疾終京師邸第吾師長沙夫子蒿莪罷授金石輟響感愴寒泉纘今述往嗚呼哀哉素襲盈幄銘旌在堂師氏劬苦坤體含章辛憲仁恕之戒崔母淑德之懋被暈而匪厥寵躋鮎而匪厥壽祐孫旣辱假館備聞徽媺僭不敢辭敬成斯誄其詞曰

猗嗟女師允持士行服詁弦雅媚禮怡性异世仉湛深閫損參翼子之笠一撖揭誓興惟桓少君是徵姆教才嗣令暉敬姚德曜逮事尊章兩世康舒不米而爨有餔而

漁粺腹謂飫美膳儲甘銜蘖忘苦咀櫨遺酸豈裕禦冬
乃裕之存豈珥鐲華乃珥爲飧盥樾伺顏紉烹視力抑
塞能解喉號爲釋楊叛之訌楚些實傷傷哉宗適遽殞
滂塘仲負文譽巳掄羣雖病試有司天不年假季也卓
犖劍載書史志邁班生壽促顏子棘心用摧亦孔之憂
慎旃方詔漣如涕流紉維通奉西河慟深形鑠瘀傷神
縈癘侵猜不弛衣昕不拭櫛冠幘相對慕慎慘烈懇懇
師門慈誨虔秉往佐戎襜爲博旣稟迺領國賓迺班大
羅校芸視草馳傳乘查千里板輿十年京國韋衣嬉戲
隶棗愉悅諸母扆姊彼甥與弟爲懌晨昏骨月偕戾

帝廷奏賦　恩擢靑宮成均上尊笙鏞鼓鐘克娛壽母
永錫難老靡遂含飴猶悒懷抱袿裳則卻節諧璜瑀沈
香弗御情厭紈綺鄰巷舂寂芭舞徒揚繐堂悽泪䪥露
悲傷於乎哀哉享年耄紀詒世母儀體貎雖邈德問恆
欻煒彤不朽靈兮格思

王母鮑太夫人七十壽言并　　趙銘

清風湘竹移城南尺五之天晴日陔蘭譜堂上笙三之樂玉杯甘露媚此春暉錦帔仙霞攜來　帝所榮起居於八座祈緯綰者千齡若我益吾夫子爲太夫人七十壽稱觴京邸允宜酌大斗以延釐集搢紳而祝嘏矣而況居歐陽門下親聞畫荻之型依韋母幔前有待傳經之教者乎惟太夫人蘊華珂里毓秀瑀閨搴楚澤之芳芬椒作佩衍令暉之派香茗成吟婉娩髫齡已代母而操內政幽閒嬪則能持家以博親歡迨歸於贈公載之先生也重闈並侍舉案相莊靜調洗手之羹敬上升堂

之乳蘭房屈戌不羨名媛齋曰受辛偏勞幼婦采蘋采藻承筐以俟威姑奉水奉槃沃盥而隨諸姒賓至則壺觴立辦夜深而刀尺猶聲葢慈教洽於公宮令德彰乎碩女矣既而喬木成陰連枝競爽謝宏微之讓化及閨中袁汝南之名成於內助會贈公以門宗多悴家督是肩千金之產奚償一硯之耕鮮穫東方索米還遺細君仲子拔葵兼資賢耦飛蟬辭鬢拨盡篋而俄空海燕棲梁催塞磓而欲暮未免居鄰苦縣境迫謻臺太夫人則黽勉同心拮据予手問慈幃之佐餕不改承顏顧羣稚之牽衣深憐繞膝飛龍藥店銜石闕以何言紫鳳天吳

繡波濤而盡坼獨以冰襟相映風操彌堅有南山之斯飢無北門之交謫隱偕賃廡而伯鸞益顯其高學喻斷機而樂羊亦欽其誠宜乎閨家罔悔蕭後有聞四雛接翼而升一鶚凌霄而起也且夫靈珠之輝吐於神澤黃菌所誕蔭以鄉雲非貴來而悟稀乃積善而餘慶觀於我益吾夫子幼承庭誥長守楹書類謝朏之嗣莊賴班昭之授穀亶由太夫人推折葼之訓自昆以及弟申集栩之義視國而如家故勉以從軍不畏仲魚之及難謀其入彀羣誇張鷟之選錢用是蘂榜題名玉堂聯步望遠則泥金有帖還鄉而衣繡乘軺以闈苑霓裳增光舞

綵以蓬池饍味歸勸加餐莫不覩西清視草之才而知
北堂樹萱之樂焉於是嵇迈板輿同遊京國華孟姬輜
軿而往祝牧子檄佩以從下直花甎便趨親舍編成竹
史還話家山人紀爲榮詞臣爭羨況乎淩雲奏賦　天
子動容畫日簪毫儲端進秩其間輶軒屢駕衡鑑高懸
歷邊徼以甄材試春明而校士瞻斗牛之紫氣劍躍星
鐔攬江海之銀濤珊披鐵網鯉庭桃李到處新陰鸞掖
文章幾人傳鉢在珥筆非徒華國比捧檄尤足娛親論
者謂太夫人能玉於成克膺其報以視昔日之尊名柳
下表行誰知薄宦桑中寄書相勖固已戚愉殊致榮悴

分途雖伯霜仲雪早偕予季以遊仙而羯末封胡更挈彌甥而入侍談棋之興姑婦交歡扶杖而來女孫粲列團圞得之雅集婆娑樂此高年福亚未有艾也太夫人方且約身以儉練性以和敎組紝以肄勤卻鉛華而示樸勞則思善猶卑敬姜之箴養不求豐曰惟魏國之志至於鮒逢涸轍拯困維殷鶴有餘糧分施靡怠遠貽媚婭覺惠問之纏綿下逮嫈嫇感恩波之曲盡淑行推於朝列芳徽播乎洞庭此則歌彤管三章難方其懿孅賚金書八會宜集其休徵者矣屬以莪賓之月敬逢設帨之辰年是古稀祜從　天錫　鸞書五色與翠軸而相

鮮象服三加自　紫宸而疊賁安榴獻瑞正紅開照眼之花都蔗分甘喜青帶歸鞍之寵縹醪酒熟法醞同斟雲母屏張詩牋競奏洵宮坊之韻事爲盛世之貞祺銘夙受深知遙欽慈範數魚軒於都下楚南之從宦無多仰烏哺於師門　闕北之承　恩獨懋所願壺中日永愛晷長延林下風高　褒封迭晉雲歸衡嶽他時開百歲之筵月滿瑤池此夕進八琅之曲謹序

王母鮑太夫人七十壽言　周材芳

葢聞花名綺縞經二百歲而始華桃出磅䃅歷一萬年而乃實霜露勝則天爲粵宛灸潤久則地亦競環故修齡每積自瘁臞大福恆基於屯蹇是以少君貴壽當年習提甕之勤李母康娛早日甘撻錢之困聽言徵景紀載非虛聿攷休徵揄揚允協恭維王太師母鮑太夫人善心爲窈美意延年蘭澗金盤孕媪神之靈秀鹿車驄馬傳司隸之高華犖絲克勵乎婉心麻枲早嫻夫手迹而且金鑾稚弱已解工書紈素伶俜偏能詠什迨三商之宜吉諧六禮於輿門我太夫子和光同塵積善成德

邴根矩貞能勵俗郭林宗隱不違親兼以斐頠縱橫有
五兵之羅庫玻公俊贍傾萬斛以飛泉惟員儒乃薄時
榮非淑耦曷襄內政太夫人則翟瞿治業持家循曹女
之書宛宛同心入室翠孟光之案翟氏爲淵明素對馬
倫實袁隗賢媲輔作同功服戚偕隱惟時陳羣門內元
方扶侍乎仲弓叔紀堂前楊進稟承於文母鵜鴒原上
伯壎仲箎箕帚班中鍾禮郝法太夫人職思孝敬誼盡
調娛修儀悅尊上之顏祇事隆家人之道旣而金鋪簉
席占偉兆於充閭因之玉長庭階有神光之照社李家
四括杞梓呈材崔氏一星珩璜表度折葼惠洽晝荻心

勅凡此皆閨梱之難能而猶非太夫人之至德也且夫
班姬效職未蹈時迍萊婦食貧不聞家難居安履順疇
習蓼而避荼遘否罹憂或形茹而神蘗塵封范甑遂滅
晨羞燭撤徐機因停宵績甚者瓜經屢摘復護植以何
心鵠已孤飛更勞生其奚益縱安順領邉濟囏難太夫
人則粹性恆貞淵懷彌定戚姑待養織藜莊以供餐正
嫂失天扶荊枝而使活吐甘嚥子手合膏酏茹苦勤家
親舂逢稡詎甘臨之末卜值苦節之頻占一樹靈椿遽
萎烈日三芝秀草齊折罡風乃復堅志石蘭礪情冰蘗
照厲賓之隻影徒泣孤鸞撫南郭之丹雛惟存一鳳長

卿門第扶持胥賴乎桓嫠士行功名咸拔還資夫淮母笈以梁嫂之懿嫩鍾爲應氏之郡昌我夫子發德髫年表姿丱日終軍志壯駿騁天衢孫扑才雄鸑鷟省壁朱繩青鏡數從紅海以羅珊銀牓銅樓遂向瓊條而插羽當黑水星槎之返深白雲親舍之思棹隗楫以南來捧潘輿而北上崔邠奉母躬導前驅樂藹之官隨攜伯姊宗家會食極繼續之輝華徒附依光盡綢繆之恩紀承天榮渥開第康莊太夫人猶復嗛約束心愉綖警惰條衾疏帳咸欽蔣母之賢大帶朝衣猶出敬姜之績散張緬之祿秩惠必逮人誨元佐以溫恭恕能待物所由芳

猷允塞福報丕承者矣茲當設帨之辰已屆賜羹之節月逢其吉著履端之義於三旬壽祝乎仁兆大齊之徵於七齡朱堂戲綵珥王鈞七葉之貂繡閣含飴撫元氏三花之樹西池王母眞圖錫以嘉生晉國夫人 褒綍稱其福壽行見慶昌枝裔襲槐衮於雲礽允宜表式笄珈永蕤齡於岡阜材芳等寒桃素李培自鯉庭翠笄金卮奉從馬帳悉瑯琊之家世願瞻郗母以升堂屬韋逞之門人敢頌宣文而捧筆謹序

王母鮑太夫人七十壽言

馮一梅

光緒丙子秋益吾夫子主校浙闈沐光寵者百餘人一梅與其列焉明年春闈北上五月恭屆誥封夫人王太師母鮑太夫人七髣壽辰同人咸願鋪鴻藻揚懿美獻祝辭以爲壽一梅從侍師門頗詳顛末敢承執筆之任揚搉而陳之竊聞鬱儀之景非榮耀所得效明檮木之枝非棘林所能擬茂流光者積必厚條繁者本必堅或無言而成蹊乃如響而斯應爰追述壼度宣著母儀而知享遐齡膺多祜厥有由致誠非偶然太夫人湘波毓靈衡嶽誕秀幼承姆教率履蹈和長炳閨型稱詩納

順衿禕遵範形編播厥蘭芬聲帨垂儀素璧儷茲蕙質若其象服委蛇之度雞晨盥漱之容蘋蘩虔敬之誠絺綌儉勤之素斯則境逢其易道率夫常黼縷莫罄猶可得而略也迺溯含章之始夙遭盤錯之艱未屆及笄已嗟失恃靈椿之景方迫於崦嵫弱萱之姿自芳於庭戺總角篤孝拂髦盡勤內外洽和出入咸理洎乎紨帛納吉纁袡于歸始焉櫛縰問安石建之一堂具慶繼乃田園漸落相如之四壁徒存我太夫子載之公顏巷簞空原襟肘見鄴侯之架萬卷薑遇之讀三餘太夫人上奉孀姑下撫弱息形疲神爍而無餔結之嫌簪蒿杖藜而

無懊咿之語鴻婦賃舂之況遜厥優嗒萊妻操畚之情方茲高潔太夫子志甘蠖屈學勵蛾飛紹墜緒於縹緗裕薪傳於堂構於以述曩古啟來今者實太夫人有以成之焉及夫子翔馭西清供職東觀板輿迎養慰潘岳之情闕宮侍頸洽魯侯之喜　誥頒　芝綍則翟衣耀鮮陔潔蘭羞則鶴觴粲美福應斯集期頤有徵而太夫人猶抱樸自甘志存衛裳之戒保泰有誠警深周器之敧瑣務必親終日不倦斯其賢德尤越尋常昔夫子嘗惜陶甓之陰動孟楹之慨擘楫明志橐筆從戎時則星動欃槍流入翼軫之度氛興鼙鼓戰於壽華之虛甚尤

之旂方張初服之謡易感太夫人知于公必能有後謂知營當得生還乃日暮于山方倚閭以望而塵飛一騎果突圍而歸允欽先見之明足驗福根之固今夫子校書虎觀富覽鴻篇金泥玉檢之文蘭臺探祕帝虎焉烏之字蓬閣刊譌日孜達乎 聖聰兩化深於後學朗冰壺於炎徼曾司桂籍之衡揚珠旆於贑江聿萃藥籠之選輶軒所采海宇蜚聲轍跡所經士類慰望乃至越木吳山之地亦沐景星卿月之輝西蔵臚歡東甌引領堂開鳳咮胥荷玉尺之量風暖春明復炙緇帷之教每值藜煙然罷芸館晚歸候芭問字之車常盈戶外康成授

經之席猶在人閒異時樂育有成人才奮起上爲　國家收選舉之效下爲天下扶古訓之衰則所以成太夫人之志者豈淺鮮哉一梅等躬荷甄陶羣欽徽懿欣逢燕喜䎱祝鴻庥亦惟抒蠡測之微明仿荆潒之箋弄翰講宣臆捧簳陳辭若攷厥賢明則子政之傳可續欽其淑愼則茂先之誡允符覺鯫生曼漶之文蟲篆雕刻之技誠未能導揚於萬一也

王母鮑太夫人七十壽言　　繆荃孫

粵維强圉赤奮若之歲月紀長嬴律中中呂爲王太師母鮑太夫人七秩壽辰時逖梧夫子以餘臯之須絜齊其膳錦鐍之服嬰婗其容故舊同僚罔不和會率將鄰麗泉之水爲聖善縣齡進華罔之枝爲眉梨篤祜荃孫久依函丈早熟儀型敢布設言聊當喤引夫松茂柏說婺貞本於地符震出坎勞成功資乎坤德在昔廬陵文譽基之畫荻之風鄒嶧名賢成以斷機之學是以婉愉之樂富貴所不能强者天獨償之於德門堅苦之操冰霜所不能摧者天亦報之以晚福先河後海燕顯萬端

亭陰霄陽盈虛一理今於太夫人可得詳徵焉方其鍾
懸綺齡宅喜彤史紘紞獻功之訓早熟於緗繩叙銘辱
金之倫不啻於聄眛幽蘭紉佩羣奉女師香茗裁篇夙
承家學迨歸我太夫子載之贈公鴻案初齊鹿車共隱
躋心錡釜夙夜薦其馨香洗手羹湯重闈說其顏色贈
公方出爲經師入奉子舍何家三隱尤數小山賈氏一
門首推偉節削竹而寫冷心入於大鑪據梧以吟精思
應夫鳴鏑雖復和璞韜采干鋒斂鍔而守學彌篤式玆
鄉人力行可風稱夫陰德太夫人扶持中饋黽勉前修
饔飧不繼無交謫之嫌號號滿前有自得之樂至於奴

耕婢織女布男錢百口齏鹽一鐙刀尺咸經緯之合度無偏頗而不平則固數十年如一日也洎乎課子和丸固賓截髮許橐筆之請遠遊以副壯懷聞破軍之占迪吉信之天道我夫子學追董賈文儷王楊簪毫晝日掌丹禁之文章獻賦淩雲擢青宮之侍從而且鑣闈校藝衡尺量材舉燭以索遺珠撥雲而求定鏡蒼山洱海珣玗琪巖壑之英浙水章江金箭東南之美固已遵明說禮海內傾心高密傳經士流引領者矣太夫人猶且躬躬如畏抑抑不矜勖之以仁厚傳家毋忘祖德勉之以經綸報國毋負科名每進一官輒申一誡每

得一士爲加一餐躬親細務習勞而藉作家規施惠賽
人振乏之而推懷往困擬之饒爲經術成於幼時仲郢功
名漸於慈訓以今準古異代同符若夫遠奉板輿就養
京國關河間阻無恙者神明水土異宜何需乎蘧朮每
當花初星晚月夕霞朝補華黍之詩奏壽人之曲蓬池
宴罷分來考叔之羹蓮炬宵歸猶照敬姜之績鞠宏微
於穉歲才語煙霏摯無忌之名甥華詞飈起　雲章鴻
奕光夫里閭家慶蟬嫣榮於戚黨回憶倚竹天寒停鍼
槃暗塵滿萊蕪之甑蒿生仲蔚之廬一旦以逆坎之占
爲順巽之吉靈龜卜勝福草含嘉行地如仙自天錫祉

固由太夫人貽謀之善亦可見夫子養志之誠行將壽
進期頤輝增史乘混流慶衍肅有艾乎荃孫按古者嘉
禮必有祝辭秦漢以來類以歌詩爲壽揚舉令言稱道
洪纖甚盛事也不揣拙僿敬獻頌言其辭曰
朱陽穀旦壽觴踞陳四德令儀是法是遵雨露雖養不
如霜晨桃李雖豔不如蓼辛穀旦朱陽壽觴再侑鍾釜
備具金匏互奏中梱飫樂自天佑之羣流鏡仁自心壽
之三爵既進穀旦朱陽馳聲南國保艾北堂永錫難老
純嘏爾常戩穀罄宜以斯於世昌

王母鮑太夫人七十壽言

彭毓海

衡山標天柱之奇樹嶽宗之望綱絡浯淮跨躡沅湘中興以來武節斯競維我長沙夫子獨被儒者之服扶大雅之輪攜嚌道眞回翔文苑方聞綴學之業邁於景鐘研精覃思之功高於中壘固知祝融之所曜景是生魁儒富媼之所臙靈實鍾壽母推其毓源之始徵厥炳慶之由其得之我太師母鮑太夫人乎敢卽易奕之儀用作徽言之闡太夫人司隸清門莊姝令德稱詩納順率禮蹈和玉臺謝其妍詞斑管發其新製天將以大定國之門光茂宏之緒焉既而克相皇辟慓乎史箴虔奉威

姑儼若朝典喔喔鷄唱櫛縰侍晨軋軋機鳴篝鐙落燼柔怡善下踧踖忘勞我太夫子鬱奇律而莫采韞懸藜而未收而乃訾且之聲久聞於鄭國賃舂之事不勞於伯鸞吁其難矣夫何蘗砧響歇珠樹影摧含霜茹雪集蓼懷辛以將荼之勞爲折葼之教補蘿無屋納楹有書每當停鍼月落倚竹天寒若不知後此之金珥綴蟬揄衣畫翟也且夫娣姒之間睽孤易起太夫人陶熙其性愉懌其衷憫伯氏之撫祿許士安以出後陶嬰之曲頓減悲涼謝庭之枝不妨移植自古爲難加人一等在昔長公學行式奉慈闈道園文章出自內訓我夫子騰聲

瓊苑晉頌　金天保承明之直蓮炬生光作博望之賓芝坊領秩子墨客卿咸資準的翰林主人奉爲軌涂推其淵致厥有臯階準斯以觀可得而言胖舸風土蒙段山川問俗天南弭節日北收來火齊椒葩分朱鳥之精網盡珣玗璘玢闞碧雞之色此夫子之力也即太夫人之教也豫章文物近稍呰窳征軺直指慧鏡孤懸芟張霸之僞書斥魯人之贋鼎蠡水無此澂清廬阜還其面目此夫子之力也即太夫人之教也英簜三持甌浰又蒞獨能皐牢衆態融冶羣才會稽玉牒之辭百寳沐浴帝臺鈞天之享九奏研飼見者歎爲鯨鏗春麗鳳鳴朝

陽此夫子之力也卽太夫人之敎也至若盈蹊桃李盡是新陰貯籠蘐苓都成俊物銀袍幾輩耀萊子之衣霓裳衆仙和唐山之曲其華國也如彼其榮親也如此太夫人猶復馭才以德守約於豐陽蘆陰敷嘘枯蘇槁鄉多裼父佩玉無欹地匪祇洹布金常滿莫不仰其波及樂此春如古所謂因仁爲質輔義而行者與宜乎景福胼蠁緜祉葳蕤紺桃縹李之祥金松綺柏之祝方茲已禰靡得而云已人第見　宮錦一襲板輿八年樂且無涯容還有睟而豈知曩者之悄劬荻畫曲悴蕙心始得此棻蘤異觀枯菀殊致乎歲維彊圉月正長贏三危瑞

露和紅雪以同嘗九醞香醪泛紫霞而共酌南詔西江之士稱娖而前吳山越水之英黎收而拜鯨海等深維散霧久愧毷氉自出大賢之門稔聞聖善之實曷敢揆張藻繪少溢錙毫所冀慈雲遠蔭愛日長綿躋起居八座之尊光會昌一品之集庶使韓公元氣埽綺麗之餘波永叔別裁黜嘉祐之僞體共聽女牀喤引調鴐氣於歸昌豈徒竇婺胥明助中台而爓煜謹序

王母鮑太夫人七十壽言　　葉大焯

益吾宮允藝苑宗工蓬山魁碩橐枚乘之筆東觀蜚聲導崔豹之輿北堂就養鳳城春暖白華潔而吹笙燕寢香凝朱轂退而侍膳茲以強圉之歲蕤賓之辰戲綵承歡徵文祝嘏集賢之杯十九爭介賓筵女媭之紀五千各斯仙算況大焯等與宮允侔託同袍如林宗之知季偉猷聞慈訓因士行而景湛姑敢假聲詞賓臚懿則惟我年伯母鮑太夫人毓祥湘水箸系齊州幼嫺季女之風長擅大家之譽德成婉娩頌椒有獻於端辰典緝綃縟詠絮久稱於內集年十九歸我年伯載之先生鳴璜

叶度側衽修儀祗敬以事重闈輯睦以敦六族蘋廟中
之饋藻如對先型作厨下之羹湯能諳食性東眷西眷
式是徽柔婦容婦功表其愔嫕自先生以生計拮据舌
耕自贍於時門仍千指地僅一錐范家之甑常塵王氏
之氊空在太夫人焦心擘畫赤手措撐上奉威姑內相
夫子鹿車之挽劬於子都之婦牛衣之泣瘁於仲卿之
妻既茹蓼以食貧且折葼而課讀為寶剉薦仍祛衡纊
之交遣婢買珠徧購琳琅之簡每當霜華覆瓦月色窺
檐茨舍三椽穅燈一盌毋機軋軋兒誦泠泠林鴉忽嗁
階蛩如訴未嘗不繹孟博之傳忼慨以勖東坡授歐陽

之文指畫以匡虞集也無何先生玉板書來金刀識叶布荆依舊腸斷梁春菽水何貲心期毛檄宮允迺辭親舍事戎軒鄂皖長征咤叱羊腸之馭澧沅邅戀徘徊烏哺之情太夫人知孝子爲祿養而行不揮別淚雖遠道少當歸之寄獨策壯心軍潰壁門人傳噩耗而復信天有素聞變不驚果見柴子羔之來共幸銳司徒之免乙丑宮允入詞林旋晉春坊太夫人笄珈赫𧝓杖履怡愉紉可長攝天餘不闚家事乃猶隔圍屏而闚客式古訓而厲忠法敬[illegible]勞履滿不溢喜崇公之有後述德無忘以故宮允東己以繩說士若肉雞廉自勉龍性能

馴玉尺四持茁軋翻劉幾之體金壺一灑表傳踵班掾之編凡我宮允之蔚作　國華皆太夫人之垂爲彝教宜乎眾欽閫德家奉女師聖善發揚祓禧翕戢　賜金羅之七紙官告院高集絳幔之諸生宣文堂啟綰綽之徽斯信純嘏之祿自甄葢非璇柏之淵莫睹明玭之照乘非樊桐之圃難逢粹璞之貫虹俟其諱而茂乎鑠矣方今　皇上尊養　兩宮日隆　孝治　東朝之奉有曜於崇徽西母之琛將廣而壽世定見好德之嚮錫自　皇極行義之號賁以　綸言又豈僅宜爾子孫萃一門之蕃祉綏我眉壽榮八座之起居也哉是爲序

王母鮑太夫人七十壽言

彭樹森

吾鄉王君益吾旋自雲南迎其母　誥封夫人鮑太夫人來京師就養又七年歲丁丑太夫人壽七十而益吾以宮允連主鄉試門下士畢集樹森等亦以年家子得與益升堂介觴千有餘人皆文學士極一時文物衣冠之盛可謂榮矣雖然益吾初自雲南旋猶官編修非大有氣力乃決意迎養念陸行勞苦涉江泛河自邗溝北泝逾年始達又念太夫人遠行違戚里無以爲歡遂幷及於太夫人之伯姒母黨子婦猶子女公子及其子女皆挈以行益數十百指吾鄉去京師遠能迎養者寡矣

迎養而并及族姓戚鄙者尤寡而益吾奮然以行且曲體歡心如此人之知王氏者每論曰王氏有若水先生捐田若干畝爲學田而未有後光遠有耀固將必於其宗益吾之先又多積德太夫人尤孝敬能事舅姑冬著夏絺無怨無慼壹以勤苦相其贈公載之先生以禮敎訓其子女益吾之兄若弟不獲長世益吾亦轉徙兵革閒瀕危者數乃卒發迹於科目太夫人晉期頤膺難得之寵榮亦固其所而余則尤多益吾之力爲其難發於心者誠然行於事者曲盡信乎太夫人獨享之樂京邑宦族所鮮見非外至之榮比也益吾勇於著書凡　本

朔掌故地志水經皆究悉之尤肆力古文辭余與反復辯論過從登堂拜母太夫人一言一動無不有誠意將乎其間令人久而不忘獨念余與益吾同舉又同歲生吾父亦壽七十而十年之內益吾德修業進余猶浮沈郎署求一第以慰高堂亦不可得壽日不獨不能召客且以無名之遊宦違晨昏數千里外所以爲子者視益吾何如也然於此益歎羡太夫人之福之厚爲不可及矣同人以侑觴之辭相屬余方自媿何足以仰述太夫人盛美亦述其所以媿而羨者而已益吾其益勉所以事太夫人者哉是爲序

王母鮑太夫人七十壽言

龍文彬

古無壽人之文自宋以詩詞儷語相投贈明則益之以序最富者莫如歸熙甫至　國朝施愚山魏凝叔方靈皋姚姬傳諸家蹊徑各別大約撮舉要端衷之理道不爲瑣陳諛頌之詞義法未有不同也近世崇尚鋪張臚列眾美惟恐一端弗備無以愜求之者之懷豈惟於序體有乖且事愈詳義愈陋卽揆諸古人紀事之文恐未必盡然也予同年有王益吾精於文者也屢握文衡多得名宿去冬典試浙江旋都以年伯母鮑太夫人今夏五月七十初度命文彬壽叩所以爲文者則曰吾母之

佐先君備歷百艱先君授經在外吾母或竟日一餐食少許輒託故去慮先祖母之弗飽也或隆冬衣裳質盡猶服夏時之服嘗語兒婦輩曰吾當時不意全活至今然忍凍餓而無怨言者不敢沮乃翁志也男兒貴能固窮但房幃或相摧謫則意紛而不能自力此關於家道廢興甚大又屢稱述先世勤儉家規爲勖謂人須無時作有時看有時替無時想故至今儉約自持不改寒素風文彬曰窮而無怨貴而不易其操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太夫人能之卽此足以徵益吾之振奮有自也夫斯干言女子無非無儀而旣醉則有女士之稱義果何屬

及三復雄雉之詩婦人以夫遠仕他邦自忘睽違之苦而勉其君子以不忮不求是二者士大夫之所難克聖門如仲由僅僅有合而閨闥乃見及此竊意女士之譽非是不足當之彼北門之賢累於交謫東遷之大夫懷未有室家之慮於此益見雄雉婦人之賢爲不可及今觀太夫人貧時艱於雄雉之所遭而能自克其忮求以成夫子之德行其賢則又過之贈公學雖未顯而益吾早歲入詞館　大考擢宮僚茂聲俊烈渢渢日震天之所以隆厥報者未知視雄雉婦人何如也先是益吾從戎募天門敗績突圍出或以與難告太夫人聞之曰餓

也其信道不惑如此今迎養京寓垂七年益吾貢公退之暇承望顏色見吾母進一餐加一匕則陶陶然樂莫能名此益吾之所以善養親志而太夫人撫今追昔其樂屬有極耶益吾所述樸屬無溢辭予亦曷敢襲世俗之浮談以進特著太夫人之有合於詩人所稱俾爲人母者知所取則益吾精於文以爲無盭於古人之義法否也是爲序

王母鮑太夫人七十壽言　錢振常

皇帝御宇之三年太歲彊圉赤奮若春正月我同年益吾王君齋宿而來造廬而請曰某自登粉署叨沐　君恩幸奉板輿來游京國竭凊溫於冬夏已屆六年仰隶吉之春秋喜登七秩將舉稱觥之禮用承扶杖之歡敢乞瓊琚藉光聲悅振常重辱斯命深慚不文顧倖叨公瑾同年得拜宣文賢母又何可使黃裳勿表彤管無辭乎維我年伯母鮑太夫人毓自高門生有殊質受公宮四教讀女誡七篇應淑德之好逑識善心之爲窈年十九歸年伯載之贈公靜協陰律穆宣壼儀調琴瑟之音

佳耦曰配潔豆籩之奉內助惟賢萊畚同操桓車對挽
內而梅蘇韭芼調劑咸宜外而漿酒壺飧餽遺無缺時
我年伯高堂重慶垂庇蔭於椿萱年伯母中饋克閑肅
儀容於榛栗旨甘待奉得兩代之歡心几杖扶持極一
門之樂事所謂愛敬天情言容典禮者矣太年伯峻齋
先生樂善無遺安貧有素杯能化去錢不飛來劵盡指
而難稽貲纏腰而已散年伯母篝鐙宵織執爨晨興上
奉姑嫜下撫子女鐵簪畫壁相夫子以持家銅盤傳餐
坐佳兒而課讀硯田筆耒難繼饔飧帬布釵荆俱歸質
庫而乃艱劬備歷摧謫無聞是非通曉詩書洞明禮義

能如是歟歲甲子益吾登賢書乙丑入詞林自庚午迄
丙子分校禮闈者一主試鄉舉者三復與　大考特擢
中允聽西清之鈴索掌東壁之圖書　綸綍朝宣輶軒
歲出一簾秋色湖山之景兼收萬種春花桃李之門更
盛金鎞刮目黑白無淆玉尺從心短長皆適泛豫章而
楩枏盡選登會稽而竹箭都儲　朝廷收得士之功士
林服論文之識人第聞其聲華之鼎盛而不知折䕺畫
荻成之也見其門第之清高而不知茹苦含辛致之也
先是同治初益吾慨家況之艱難思戎行之奮迹罷磨
盾鼻願草軍書米淅矛頭屢攖鋒刃告急斷紙鳶之信

避兵少螢火之丸益吾作代檄之陳琳本無官守效奕圍之江革幸返鄉園旣慰望於門閭遂仔肩於堂構此固孝思之不匱抑亦陰德之必酬今者美意延年康强逢吉華鐙遠耀寶婺長明饍潔蘭羞饋昕蓬池而佐餕
恩頒芝誥鶴飛海屋以添籌振常等久挹淸芬熟聞懿德雖無鉅筆寫雲母之屏敢獻巵言侑麻姑之酒云爾謹序